



系大系

小 酒 店

[法] 左拉 著
罗仁携 关虹 译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酒店/ (法) 左拉著; 罗仁携, 关虹译. —海口:
南方出版社, 2001. 2

(外国文学名著大系)

ISBN 7-80660-210-0

I. 小… II. ①左… ②罗… ③关…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7174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 于明江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春市吉盛文教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13 千字 印数: 1—10 000

定价: 27.80 元

作者序

《卢贡—马卡尔家族》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该书的总规划早在1869年就确定下来，而且我是极严格地遵循这个计划行事的。像写其他几部小说时一样，我按时写出了《小酒店》；在既定的路线上，我一点也没有耽误。它赋予我力量，因为我有一个前进的目标。

《小酒店》在报纸上发表后，竟受到史无前例的粗暴攻击，横遭指责，简直是罪大恶极。不是很有必要在这里用几行文字来阐明一下我的写作意图吗？我想描写的是我们城郊恶劣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不幸衰败的情景。终日酗酒和游手好闲，导致家庭关系松懈，男女混杂，胡作非为，道德观念日益沦丧，最终结局必然是耻辱与死亡。简而言之，这是正在发生影响的道德风尚问题。

《小酒店》其实是我写的书中最纯洁的一部。在别的书中我常常要触及到一些更加骇人听闻的创伤。只不过这部书的形式上有点让人惊惶失措。人们对我的用词非常恼火。我的罪过无非是具有文学上的好奇心，把民众的语言收集起来，在一个精心加工的模具里进行浇铸而已。唉！形式成了滔天大罪！话又说回来，这种语言的字典却比比皆是，文人们研究它，对它的充满活力，对它在描绘形象方面的生动独到之处

倍加赞赏。对于那些喜欢探索的语法学家来说，它简直是美味佳肴。不要紧，总不至于会有人认为，我的志趣是作纯粹的语文工作，不会认为我对这方面会有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浓厚兴趣吧。

再说，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我的作品自然会替我辩护。这是一部反映现实的作品，是第一部描写平民的小说，它不说假话，富有人民气息。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全体民众都是坏人，因为我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也并不是坏人，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繁重工作和贫困的环境里，因而变得愚昧无知而堕落了。在对我的作品作出滑稽、可憎的主观判断之前，至少应当先看看我的小说，弄个明白，看清楚它们的全貌。哦！大家想必知道，我的朋友是多么喜欢那种让人们开心逗乐的惊险传奇故事！但愿人们知道，我这个所谓吸血鬼、凶残的小说家，其实是一个十分正直的平民，是一个专心研究和酷爱艺术的人，他在自己的角落里规规矩矩地生活，惟一的抱负就是尽量多地留下一些可以广为流传而且万古长青的作品！对任何无稽之谈我都不屑一顾，我只是工作，相信时间和公众的真诚会把我从这一大堆胡说八道中最终解脱出来。

爱弥尔·左拉

1877年1月1日于巴黎

—

热尔韦斯等待朗蒂埃直到深夜两点。她穿着一件短上衣，在窗口凉风中站了很久，冻得全身发抖，只好横躺在床上打瞌睡；她焦躁不安，眼泪挂满了腮帮子。自从他们在“双头牛”饭店吃完饭出来之后，他便叫她和孩子们回家睡觉；一周来，他总是每天深夜才回来，说什么他在找工作。这天晚上，当她凭窗等他回来时，看见“大阳台”舞厅的十扇窗户泻出一片灯光，照射着外面的林阴大道黑黢黢的路面，她又似乎看见他走进了舞厅，后面跟着那个小阿黛尔。她是一个整光女工，常和他们去一个饭店就餐，现在她摆动着胳膊跟在他后面，相隔五六步远，看来她是不想在舞厅门前的强烈灯光下挽着他的手臂一起走路，才刚刚把手松开的。

将近清晨五点钟，热尔韦斯醒了过来，她身体发僵，腰酸背痛，止不住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朗蒂埃一直没有回家，这是他第一次在外面过夜。她坐在床边上，头上是用细绳吊在天花板上的一幅褪了色的、破旧不堪的花布幔。她泪流满面，无神的眼光朝寒酸的卧室扫了一眼，房里有一个核桃木衣柜，已少了一个抽屉，还有三张铺着草垫的椅子，一张沾满油污的小桌，上面放着一个缺了口的水壶。为了安顿孩子们，又在柜前加放了一张铁床，它占去了整个房间的三分之二的地面。热尔韦斯和朗蒂埃的箱子在一个墙角里敞开着，里面空

荡荡的，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被压在一些肮脏的衬衫和袜子下面；墙沿的椅子背上搭着一件有破洞的披肩，一条沾满污泥的裤子，全是一些估衣店的商人不屑一顾的破烂衣衫。在壁炉上，两个不配对的锌烛台中间，放着一叠粉红色的当票。这里算是这家旅馆的好房间了，不仅在二楼，而且窗口面朝大街。

两个孩子枕着同一个枕头，紧挨着睡得正香。克洛德已经八岁了，他双手露在被子外面，缓慢地呼吸着；艾蒂安只有四岁，脸上露出微笑，一只胳膊抱着哥哥的脖子。他们的母亲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们，又是一阵啜泣。她用手绢捂住嘴，堵住哭声。她光着脚，拖鞋掉了也忘了重新穿上，又转过身去靠着窗子，像夜里一样等待着，眺望着马路边的人行道。

这家旅馆坐落在教堂街，卖鱼街的左边。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破房子，墙上涂成酒糟红紫色，一直到三楼，百叶窗经过风吹雨打，已经腐朽了。门前一个星形玻璃灯的上方，在两个窗子之间，可以隐约看到黄色大字招牌：“好心旅馆，店主：马苏利埃”，因为长霉，字迹已斑斑脱落。热尔韦斯用手绢捂着嘴，因为那玻璃灯挡住了视线，于是她踮起脚尖。她朝右边瞧去，在罗什舒阿街那边，成群的屠夫们穿着带血迹的围裙，在屠宰场前一字排开。凉风吹来，不时飘过来一阵阵被屠宰牲口的腥臭味。她又朝左面瞧去，那儿是一条带形的马路，后来将视线停留在她对面的那所正在施工的白色拉里布瓦西埃医院上。她缓缓地把视线转移到税务征收所的墙上，她有时在深夜听到墙后传来被杀受害者的叫声；想到这里，她便用眼睛搜寻那些阴暗、偏僻、潮湿和肮脏的角落，生怕会发现肚子被刀子捅穿了的朗蒂埃的尸体。当她抬起双眼朝绕城的漫长的灰色城墙外的荒郊望去时，远远看见了一柱烹

微的曙光，阳光下已经充满了巴黎清晨的喧闹声。但是她总是把视线转向卖鱼街，伸长脖子，呆呆地望着那些从蒙马尔特高地和教堂街下来的人群、牲口和马车，它们络绎不绝地从税务征收所的两座矮屋中穿过。其中有成群的牛羊，有因临时阻塞而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有去上班的摩肩接踵的工人队伍，他们扛着工具，臂下夹着面包；这股嘈杂的人流连绵不断，淹没在巴黎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些人流中，热尔韦斯有时以为看到了朗蒂埃，竟冒着摔下去的风险，向前探出身子。接着，她用手绢把嘴巴捂得更紧，仿佛想把自己的痛苦掩盖起来。

一个年轻人快活的声音使她离开了窗户。

“先生不在家吧，朗蒂埃太太。”

“可不是吗，库波先生。”她强作微笑回答。

库波是一个锌皮工，住在这个旅馆顶层一间十法郎的小房子里。他肩上挎着一个工具包，因为看见她房门上插有钥匙，因此像老朋友似的走了进来。

“您知道吗？”他接着说，“现在我就在对面的医院里工作……多好！”

说完，他便观察热尔韦斯哭红了的脸。看到床上被褥还是整整齐齐的，便轻轻地摇了摇头，随后他走到孩子们的床前，他们仍睡得很香，粉红的小脸蛋，活像两个天使。他放低声调说：

“嗯！先生有点不老成，是不是？……朗蒂埃太太，您不要难过。他十分关心政治，前些天人们选举那个好心的欧仁·苏时，他就激动得近乎发狂。或许昨天他和朋友整夜在咒骂那个荒淫无耻的波拿巴呢。”

“不，不，”她很吃力地说，“他不会是你所想的那样。我

知道朗蒂埃在什么地方……我们女人都一样，总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我的上帝啊！”

库波眨眨眼睛，表示他并不受她的哄骗。临走时他还说，如果她不愿出去，他可以替她买牛奶。还说她是一个美丽和善良的女人，如果有一天她遇到难处，可以找他帮忙。热尔韦斯等他走远后，就立刻又凭窗眺望起来。

在早晨的冷空气里，人畜还络绎不绝地走进栅栏门。穿蓝色工作服的是锁匠，穿白色工装裤的是泥水匠，短大衣下面露出长工作服的是油漆匠。从远处看去，这群人色调并不鲜艳，好似模模糊糊的泥灰色，只有浅蓝色和深灰色较为显眼。不时，一个工人停住脚步，重新点燃他的烟斗，而他周围的人照旧往前赶路，笑也不笑，也不对同伴说一句话，脸色发灰。面向巴黎，卖鱼市郊街道好像张大口，把他们一个一个全吞了下去。但在卖鱼街两边拐角处，两个酒商正在开门板，有些人便在此放慢了脚步。在没进店门之前，他们在人行道上稍作停顿，目光斜视着巴黎，耷拉着双臂，这就算是一天的休闲了。柜台前一群人正在买酒喝；一个个忘乎所以，站满了店堂，一面吐痰、咳嗽，一面一小杯一小杯地浸润着嗓子。

热尔韦斯往马路左边探视，仿佛看见朗蒂埃走进了科隆布大伯的店子，就在这时，有一个没戴帽子，系着围裙的胖女人在马路中间与她打招呼。

“喂！朗蒂埃太太，你起得好早呀！”

热尔韦斯欠身往下瞧了瞧说：

“啊！是您，博施太太！……唉！今天我有一大堆事要做呢！”

“说得对。事情不做是不会完的，是不是？”

就这样，从窗户到人行道，两人就聊开了。博施太太是这家旅店的看门人，底层就是“双头牛”饭店。好几次，热尔韦斯就在她的房里等朗蒂埃，以免单独和那些吃饭的男人们在一桌。女看门人告诉她，说有一位职员有一件礼服要补，而她丈夫没空去拿，因此她特地赶到离此处不远的卖炭街，趁这位职员起床前去找他。然后，她又说昨夜有一个房客带了一个女人回来，一直耍闹到凌晨三点，搅得大家都睡不安宁。她一边说话，一边以十分好奇的神色凝视着热尔韦斯，好像她来到窗下，就是想打听点什么秘密似的。

“朗蒂埃先生还没有起床吗？”她突然问道。

“没有，他还在睡呢。”热尔韦斯答道，止不住脸红了。

博施太太见她眼眶还有泪痕，便心满意足了，口里骂男人们都是懒汉，走开了。一会儿她又转身叫道：

“今天上午您要去洗衣场，是不是？……我也要洗东西，我在旁边给您占个位置，咱们可以聊聊。”

后来，她好像突然起了恻隐之心，说：

“我可怜的小姑娘，您最好别呆在窗口，这样会得病的……看，您脸都发紫了。”

这位少妇仍执意在窗前又死等了足足两个小时，直到八点，这时各商店均已开门。从蒙马尔特高地下来的人流已经基本停止，只有几个迟到的人，大步流星地走进城来。在酒店里，原先那一群人还继续站着喝酒、吐痰和咳嗽。在男工之后，又来了一些女工，有整光工、制帽工、制花工，一个个身穿紧身薄衣，沿着外面的马路疾步走着。她们三五成群，热烈交谈，面带微笑，发亮的眼神环顾四周。稍远一点，有一个孤独的女子，身体消瘦，脸色苍白，神情庄重，绕开那些垃圾顺着税务所的墙边走着。接着走过来的是一些店员们，

他们边走边啃着他们一个铜子的面包。还有一些瘦削的年轻人，衣服奇短，眼神疲惫，恹恹欲睡。更有一些小老头们，因长年坐办公室而面色苍白，一边蹒跚迈步，一边看看手表，以便随时调整行走的速度。马路上又开始恢复了早晨的安详宁静，附近的一些有钱人在阳光下漫步了；做了母亲的不戴帽子，穿着肮脏裙子，摇晃着怀里的婴儿，坐在街旁的长椅上给他们换襁包。还有一帮吵吵嚷嚷的孩子，拖着鼻涕，衣冠不整，互相推撞，有时趴在地上，闹呀，哭呀，没完没了。这时热尔韦斯感到透不过气来，心灰意冷，焦急不安，差一点要晕过去了。在她看来，似乎一切都完了，时间也到了尽头，朗蒂埃再也不会回来了。她目光呆滞，从肮脏腥臭的屠宰场扫到崭新灰白的医院。从一排排敞开的窗户往里望去，可以看见医院里一些房子还空着，仿佛死神已经光顾过这里了。在她对面，税务所的墙后上方，天空灿烂夺目，缓缓升起了朝阳普照着初醒的巴黎，使她眼花缭乱。

这位少妇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两手下垂，不再哭泣了，就在这时候朗蒂埃平静地走了进来。

“是你！是你！”她喊了起来，想扑上去搂他的脖子。

“嗯，是我又怎么样？”他回答说，“你想必不会又胡闹吧！”

他把她推开了，随后，他没好气地把黑呢帽往衣柜上一扔。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棕色头发，一张漂亮的面孔，留一点小胡子，他常常下意识地用手加以卷曲。他穿一条工装裤，外套一件紧身的旧礼服，上面污迹斑斑，说话时带有很重的普罗旺斯省口音。

妻子又倒在椅子上，轻轻地用短句抱怨他：“我一夜没有合眼……我以为有人对你下了毒手……你去哪儿啦？在什么地方过的夜？我的上帝！你可别再这样了，否则我会发疯的

……告诉我，奥古斯特，你到底去哪里了？”

“自然是到我办事的地方去啰！”说话时他耸了耸肩膀。“八点钟我到格拉西埃尔街的一位朋友家，他准备办一家制帽厂。我在那儿呆了很久，所以我就在他家睡觉……而且，你也清楚，我是不喜欢别人盘根究底的。行了，让我安静些！”

少妇又开始哭了。他们的吵闹声越来越大，加上朗蒂埃动作粗暴，把椅子撞得东倒西歪的，把孩子们惊醒了。他们在床上坐起来，半裸着，用小手挠他们的乱发；听到母亲的哭声，他们惊叫起来，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就号啕大哭起来。

“嘿！又吵起来了！”朗蒂埃生气地喊道，“我可警告你们，我又要走了，我！这次我可真的走了……你们还不闭嘴？那好，再见！我还是回我来的地方去。”

他已经在衣柜上又拾起了帽子。但热尔韦斯急忙上前，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

接下来她把孩子们安抚了一番，他们才停止了哭泣。她吻他们的头发，说了许多温存的话让他们再睡下。小家伙顿时安静下来，在枕头上嘻笑着，互相捏着玩。而孩子父亲连靴子都不脱，就往床上一躺，大概通宵未眠，显得十分疲惫，脸上尽是斑纹。他并没能睡着，而是瞪大眼睛，扫视了一下卧房低声抱怨说：

“这里可太干净了！”

他瞧了一会儿热尔韦斯，然后恶狠狠地说：

“你还不把房间打扫一下？”

热尔韦斯只有二十二岁。她身材高挑，稍显单瘦，容貌秀美，但却刻上了艰苦生活的印记。现在她头发松散，蹬着

拖鞋，缩在白色短上衣里打哆嗦。家具上的灰尘和油渍弄得她上衣污迹斑斑。方才几个小时的焦虑不安和伤心流泪，仿佛使她一下子老了十岁。男人的这番话让素来忍气吞声、胆小怕事的她终于发作了。

“你真不讲理，”她生气地说道，“你十分清楚我已经尽了我的全力了。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并不是我的过错……我倒想看看，如果你带着两个孩子，在一间连烧热水的炉子都没有的房子里，你怎么办？……你从前答应过，来巴黎后，立即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如果你不把钱吃喝光，我们会落到这步田地吗？”

“唔！”他叫喊道，“钱可是你和我一起花光的，现在你想赖在我一个人头上，那可不行！”

她似乎没有听见，接着往下讲：

“尽管如此，只要肯努力，还是有办法的……昨晚我遇见了福科尼埃太太，也就是新马路的那个洗衣工；她星期一就打算雇用我。假如你到格拉西埃尔街你朋友那儿去做事，有半年工夫我们就可恢复元气了，慢慢添置些衣服，租一间小房子，那时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家了……唉！应当工作，加倍工作……”

朗蒂埃转过身去面对墙壁，显然很不耐烦的样子。热尔韦斯于是发火了。

“嗯！是的，大家知道你对工作不感兴趣。你野心勃勃，穿戴要像一位先生，带着花枝招展的婊子到处闲逛。是不是？自从你把我的衣服全送到当铺里去了以后，你就嫌我不够漂亮了……好吧！奥古斯特，我本不想说这件事，还想等待一下，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知道你在哪儿过的夜。昨晚我看见你同阿黛尔那个娼妇走进了“大阳台”舞厅。唉！你可真

会挑选女人！那个娼妇可真干净！还摆出一个公主的臭架势！……饭馆里的人谁没和她睡过觉！”

男人一下子跳下床，脸色煞白，瞪着黧黑的双眼。这矮个子怒气冲天，一场暴风雨就要发生。

“是的！是的！饭馆里的人都同她上过床！”热尔韦斯仍继续往下说，“博施太太就要把她和她的傻大个姐姐赶走，因为老有一大帮男人在楼梯上等着她们。”

朗蒂埃举起了双拳，可随即又克制住了打人的念头，只是抓住了她的双臂，使劲摇晃，把她推倒在孩子们的床上，孩子们又哭了起来。他又倒在床上，口里嘟囔着，一副凶相，似乎对打定的主意仍有些犹豫不决，他说：

“热尔韦斯，你不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傻事……你错打算盘了，等着瞧吧！”孩子们哭了好一阵子。他们的母亲跪在床边，紧紧搂着他们，用单调的声音反复说：

“噢！我可怜的孩子，要是没有你们！……要是没有你们！……要是没有你们！……”

朗蒂埃静静地躺着，眼睛瞅着头上那幅破旧褪了色的床幔，不再听她说话，沉浸于沉思之中。就这样他静躺了将近一个钟头，虽然身子困倦，睡眼朦胧，却仍然不肯睡去。他转过身子，用肘支着，面容冷酷，态度坚决。这时少妇刚把房间收拾完毕。她让孩子们起床，给他们穿好衣服，正铺着床。他看着她打扫了一遍，擦拭了家具，可房间还是黑乎乎的，十分寒酸，天花板被烟熏黑了，墙纸受潮纷纷脱落下来，三把椅子和一个衣柜都是瘸腿的，上面积垢成堆，抹布擦过以后，仍是脏兮兮的。她对着挂在窗子插销上他刮胡子用的小圆镜把头发扎好，正用水洗漱，这时他仿佛在仔细观察她裸露的双臂和颈项以及其他裸露的地方，好像暗自在心里将

她与另外某个女人加以比较似的。随后，他噘了噘嘴。热尔韦斯右脚稍有点瘸，但只是在她过度劳累、疲惫不堪的时候，才会看得出来，因昨夜没有睡好，所以她今天拖着右腿，无力地靠在墙上。

屋内一片沉寂，他们也不再交谈。他呢，他似乎在等待；她呢，她强忍着悲痛，装出无所谓的态度，忙于干活。等她把扔在箱子后的脏衣服打成一包准备出门时，他终于开口说道：

“你干什么，……你要去哪里？”

开始她没有回答。后来他生气地再问时，她才说：

“你也该看得出来吧……我拿这些东西去洗……孩子们总不能成天在臭粪堆里过日子。”

他等她收拾起两三块手绢，又沉默了一会，这才说：

“你有钱吗？”

她突然站起身来，面对面瞅着他，手里还拿着孩子们的脏衣服。

“钱！你让我上哪儿去偷到钱？……你明白，前天我那条黑裙子上有三法郎。我们用这钱已经吃了两顿午饭，猪肉店里花钱可是很快的……嗯，我当然不会有钱啦。我只有四个苏用来上洗衣场……我不会像有些女人那样去挣钱。”

他对她的隐语并不在意。他下了床，环顾了一下房间里挂满着的一些破烂衣服。最后，他取下那条裤子和披巾，又打开衣柜，把一件短上衣和两件女衬衫拿出来打成一包，扔到热尔韦斯怀中：

“喏，把它们拿到当铺去。”

“你总不至于让我把孩子们也送去吧？唉！要是人家同意把孩子作抵押，这倒是卸掉了一个大包袱！”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去了当铺。半个小时后她才回来，将一枚五法郎的银币放在壁炉上，并把那当票放进两个蜡烛台中间的一叠当票里。

“他们就给了我这么多，”她说，“我本想要六法郎，可是没有法子。唉！他们是不会破产的……光顾那里的人可多着呢！”

朗蒂埃没有马上拿那五法郎的硬币。看样子是想让她去换成零钱，好给她留下一些。但当他看见衣柜上还剩下一点纸包着的火腿和一点面包时，他就毅然把这枚硬币塞进了背心口袋里。热尔韦斯解释说：

“我还没有到牛奶店里去，因为我们欠了女老板一周的奶钱。但是我会早些回来，我出去后，你下楼去买些面包和炸排骨，等一会儿我们一块吃午饭……你再买一升酒回来。”

他没有说不愿意的话。看起来他们言归于好了。年轻女人将脏衣服都放进了包袱。可是当她想将朗蒂埃放在箱底的衬衣和袜子也拿走时，他叫喊着要她留下。

“把我的衣服留下，听见没有？我不愿意！”

“为什么？”她站起来问。“难道你还想穿这些发臭的衣袜？它们非洗不可了。”

她百思不解地注视着他，这个小白脸仍是一幅无情无义的姿态，好像今后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他回心转意似的。他生气了，从她手里抢过衣服，扔回箱子里。

“他妈的！你就听我一次吧！我说了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那是为什么？”她一时起了疑心，问道，脸色变得刷白。“现在你又不出门，用不着衬衣……我拿去洗有什么关系呢？”

说时她热情的目光紧盯住他，使他有些不自在，迟疑了一会，他才结结巴巴地回答：

“为什么？为什么？……当然啰！你会逢人便说你照料我，你帮我洗衣服，替我缝缝补补。呃！我厌烦这个！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洗衣女工又不是替狗服务的。”

她对他加以恳求，并解释说她从来未向别人抱怨过，可是，他猛地把箱子盖上，一屁股坐在上面，没好气地冲着她喊道，不！他的东西自然全由他作主！后来，为了躲避她的目光，他又回到床上躺下，说他困了，叫她别再多嘴。这一回他倒像是真的入睡了。

少妇一时犹豫不决。她特意把那些脏衣服踢开，坐在床前缝衣服。朗蒂埃均匀的呼吸声终于使她放下心来。她拿起上次洗衣剩下的蓝色增白剂球和一块肥皂，走近孩子们，这时他们正在窗前安静地玩一些旧瓶塞。她吻吻他们，轻轻地说：

“孩子乖，别吵。爸爸正睡觉呢！”

她走出房间时，阴暗的天花板下面，只有克洛德和艾蒂安的低笑声在一片沉寂中回荡。现在已是十点钟了，一缕阳光从半开的窗户中射了进来。

到了大街上，她往左拐，沿着金滴路新街走去。经过福科尼埃太太的店子时，她微微地点头致意。洗衣场坐落在这条街道中间，处于铺石路面高低交界处。在一座平台上，有三个巨大的灰色圆形蓄水池，用铆钉牢牢钉住。蓄水池后面是晾衣场，有高高的两层平台，四面围以薄铁片的百叶窗，可以透风，从窗口望去，可以看见一根根小铜线上晾着衣服，蓄水池右边是一台蒸汽机，细长的管道扑哧扑哧直响，有节奏地冒出一股股白烟，热尔韦斯对脏水习以为常，裙子也没有撩起，径直往堆满一瓶瓶漂白水的门口走去。洗衣场女老板是她的熟人，这是一个娇弱的女人，眼睛有病，坐在一间装